

卷十二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
 達 疏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
 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兮反依字且邊
 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素詁故皆是古義所以
 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篇之名既以關雎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

毛詩註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節南山之什詒訓傳第十九

陸氏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

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詒訓

因改其第焉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在切反又

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貌

疏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

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王，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家父，字周人夫。



○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此不言家父，是守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為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

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為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為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變

云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巖如字本或作巖音同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傳赫赫顯盛貌師

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惓燔也

變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

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

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赫許反惓徒監反又音炎諱詩

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炇字才廉反小熟也國既卒

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變云天下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為職不監察之卒

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

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

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與赫赫

然顯盛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為大師既顯盛處

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為天下所瞻宜

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為皆憂心如被火

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而不監察之國既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



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
 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為下視所以更而互集注及定
 本皆作高嚴○**師**大師○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
 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也孝經注以為冢宰之屬
 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
 職○**巖**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
 與維石巖巖相對為興又與憂心如惓為發端內瞻
 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為皆憂心也如惓
 之字說文作𤑔訓為小熟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
 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
 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
 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
 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
 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為刑罪明
 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禘**天下至祭之○正
 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禘故云天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者責之言



汝為三公更何所王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
 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為土官之伯分王東西得專
 征專殺故言何用為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
 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
 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
 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
 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
 詩人舉以為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
 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
 王為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
 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滿猗長也**變**云猗猗也

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

之齊均也

○倚於宜反倚於猗反下
 同畎本亦作畎古犬反

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

變

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

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傳薦重瘥病弘大也變

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

也○薦祖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民

言無嘉憺莫懲嗟傳憺曾也變云懲止也天下之民

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

者嗟乎奈何○憺本或作嗜士感反唁節彼至懲

為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

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

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

用眾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

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為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

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



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

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

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禍

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

相對為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為發端言山之能均平

反刺尹氏之不平○鄭唯有實其倚為異言山既高

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剛谷使之齊均以興尹

氏既為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

均當如山之所為為異餘同傳倚長○正義曰以

毛詩疏

卷十三之五

及古閣

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
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
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隄說文云隄小流也
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隄引之則隄是壟中小水之
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隄禹貢曰羽隄夏
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
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薦**重瘥病○正義曰
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
病釋詁文○**天**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連文
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
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
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
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旣脅
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天**天下至奈
何○正義曰又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
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
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
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

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
會無恩德止之者會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
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尹氏大師維周之
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

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傳**氏本

均平毗厚也**傳**云氏當作桎鐻之桎毗輔也言尹氏

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鐻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

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

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比反王作埤埤厚也

俾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

反礙也本又作手旁至者**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傳**

誤也鐻字又作轄胡膳反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



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吳胡

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尹氏至我師。○毛以為見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

持國政之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

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為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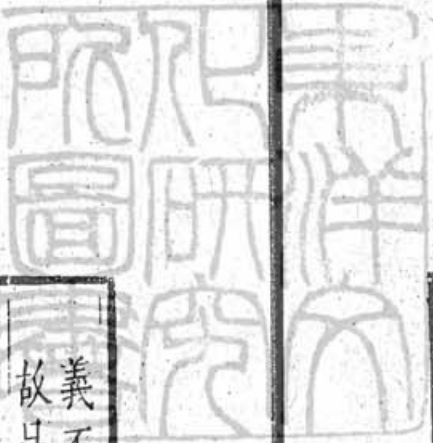
尹氏為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眾民。○鄭唯氏為桎鐻毗為輔為異餘同

○傳氏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為邸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為毗蓋故為厚亦由

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為便故易之。○氏當至之桎。○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

者萬世之桎鐻說文云桎車鐻也則桎是鐻之別名耳以鐻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為周

之桎鐻也易傳者以天子為周之本謂臣為本則於



義不允故易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傳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傳云仕察也勿當

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

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勿毛如字鄭音未式夷

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

之言至於危殆也。○傳云治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

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已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瑣瑣姻亞則無膺仕。○傳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膺

厚也。○傳云婿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

任用之置之太位重其祿也。○瑣素火反本或作璪非也。璪音早亞於嫁反。無音。弗躬至膺任。○毛以為尹氏不可任欲令王武親為政故責王言王為政由不躬為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為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為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為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為文耳。○鄭以為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為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



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問小人而親問之餘同。○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為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止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也。○傳勿當主上矣。○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為未也。知躬親為恩澤者以王身所為而行於眾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為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未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傳殆近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為政則宜為已身之已不宜為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為勿近

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瑣瑣至曰亞○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為亞釋親文劉熙釋各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竝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傳**壻之至其祿○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釋親文幽王前娶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為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益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為正稱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之

天不傭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鞠盈



訥訟也**傳**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為政不

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

之化疾時民傲為之愬之於天**傳**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兀六反

訥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

子如夷惡怒是違**傳**屈極闕息夷易違去也云屈

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訥之心

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

上可反復也**傳**屈音戒闕苦穴反易以豉反**傳**昊天

違○正義此又本尹氏之惡訶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

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民之無所不為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為惡亦當效上為惡上為善亦當化上為善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備**均鞠盈盈猶至於天○正義曰備均訥訟釋言文鞠盈釋言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效為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鞠訥大戾○**變**屈至至反復○正義曰釋詁云屈極至也俱得為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為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鞠訥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克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訥也言民心不言鞠訥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為惡乖則已成可息而去



之是可反復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

心如醒誰秉國成傳病酒曰醒成平也變云弔至也

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

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

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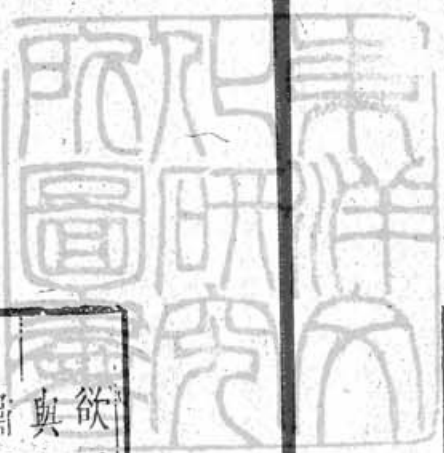
無有也音呈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變云卒終也昊天

不自出政教則終窳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

授命民乃得安疏不弔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

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醒○正

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為病故云病酒也。○昊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為政是令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未言不自為政明是欲使天白下為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為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况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為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况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



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譏尚書祖伊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項大也

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為于偽。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騁極也。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

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蹙

反王七歷反騁勅領反。○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

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以與王所任使者彼大

臣也今大臣專已自恣不為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至狹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

詩流 卷之三十一 古閣

削故責之也。○**傳**項大**傳**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已足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箋以為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為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為自恣也。○**傳**馳騁極**傳**馳騁無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傳茂勉也。**傳**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傳**相息亮反注同**既夷**

既懌如相疇矣**傳**懌服也。**傳**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

疇酢也。○懌音亦疇市由反又作酬。**傳**方茂至疇矣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為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

巳和悅既巳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

辯是爭義亦得通也。**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傳**正長也。**傳**云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

正也。○覆芳服反長張**傳**昊天至其正。○毛以為尹丈反邪似嗟反。**傳**氏為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整使我不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辭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為異餘詞。○**傳**正長

○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傳**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為毛說

家父大夫也**傳**云究寤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三詩疏

卷十三

沈氏

家父大夫也

云究寤也

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三詩疏

卷十三

沈氏

家父大夫也

云究寤也

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為于偽反父音甫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云訛化畜養也○訛五戈反畜許六反

疏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

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

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

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

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云夏

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



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巳音似為于偽反民

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云訛偽也人以偽言

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酷苦毒反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傳

京京憂不去也瘋痒皆病也云念我獨兮者言我

獨憂此政也瘋音鼠字林瘋音怒痒音羊疏正月十三章上八章

句○正月至以痒○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

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

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有霜由於

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為害亦甚大矣

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為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為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傳**夏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恆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註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大酷致恆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為災。



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為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傳**人以至甚大。○正義曰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為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偽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父母生我胡俾**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我癒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

下癒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

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

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癒音庾長張丈反下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傳**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訛

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秀餘九反憂憂愈愈是

以有侮傳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

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疏父母至有侮○毛以

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為不令天長育我而使

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先不

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

政由此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

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

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

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為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

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為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

大夫作詩者為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

以又武受命為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

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人以父

母為文武也文武為天下父母故我天下作者舉

天下之心為之怨刺不專為已故謂天下為我也○

傳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言念我獨今因此而告

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

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

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

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

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傳惓惓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

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惓本又作梵其營民之

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

以為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



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
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
圜土音圓圜土獄也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

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難乃且
反下之難

同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云

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憂心至之屋○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惴惴
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

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
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

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
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



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
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

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惴惴
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

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
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如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

同上章毛以我為天下則皆為天下怨辭也鄭以我
為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

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
事故謂福祐為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古

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為臣僕之意也古
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

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書則役
之夜則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

役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以表其罪
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

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圖
毛詩疏

士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受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期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置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囚**人之至并制○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大臣大夫大夫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

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辜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

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中林林中臣僕而已故易之**也薪蒸言似而非****傳**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也薪蒸言似而非

有新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蒸之丞反處昌慮

反下之處同朝**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王者爲亂夢

直遙反下皆同 毛詩流 卷之三十一 及古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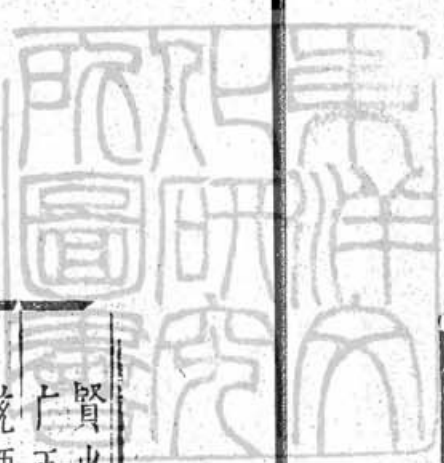
夢然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為反夢夢
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勝乘也云王既能有所定尚

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
○勝毛音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皇君也

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

已○繫鳥兮反瞻彼至云憎毛以為視彼林中
惡鳥路反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
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與視彼朝上謂其當
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



賢也占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
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為反夢夢然而昏亂無
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
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
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
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
又以伊為是為異餘同○薪蒸言似而非○正義
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
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林中有為薪
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
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
○傳王者至夢然正義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
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勝乘○正義曰此
傳甚略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
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臧以
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
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

豈得名之為克有
定乎箋義為長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傳**在位非君

子乃小人也
傳云此喻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

卑況為凡庸小人之行
○卑本又作痺同音婢
又必支反行下孟反**民之**

訛言寧莫之懲**傳**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眾民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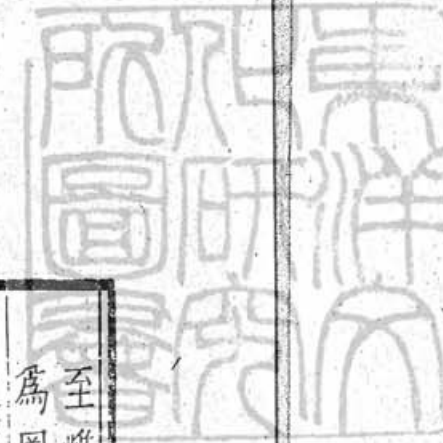
偽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傳**故老召之訊

問也
傳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

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訊本又作訛音信**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傳**君臣俱自謂聖也
傳云時君臣賢

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別彼列反**傳**謂



至雌雄
○正義曰謂之為山者人意蓋猶以為卑況為岡為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為淺況為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偽之言相

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故老宿舊

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

愚無別譬之於烏**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躋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局曲也躋累足也倫

道脊理也
傳云局躋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

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

辭步也維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又倫
 峻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誣音無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蜴蜴也

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

政也
 反字又作蜺蜺音元
 謂天至虺蜴○正義曰

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大
 益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

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
 溺殺人不取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

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
 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

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
 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為虺蜴

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間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
 虺蜴也○局曲躅累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



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躅累足說文云躅
 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

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
 也○局躅至陷淪○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

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
 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蜺蜺守宮也李巡曰蜺蜺一名

蜺蜺蜺蜺各蠃蜺蜺蜺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
 機疏云虺蜴一名蜺蜺蜺蜺或謂之蛇醫如蜺蜴青

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蜺蜴與蜺蜴形狀相類
 水陸異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
 言朝廷曾無傑臣

云阪田崎嶇堯堯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喻賢者

在間辟隱居之時
 於阮反崎起宜反嶇丘俱反堯堯若

交反堯戶角反又苦角反
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抗

動也

傳

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

我謂其迅疾也

○ 扞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傳

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

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傳

仇仇猶警警也

傳

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

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 賢本反作愁五報

反沈五

傳

瞻彼至我力○正義曰王政所以為民疾

乃反 **傳** 若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堯堯之地有苑

然其茂特之苗以與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其

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

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

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



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

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

所以亂也○**傳** 言朝至傑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

苑苗此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

會無英傑之臣○**傳** 仇仇猶警警○正義曰以釋訓

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定本無 **傳** 猶字 **傳**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傳 厲惡也 **傳** 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

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傳** 滅

之以水也 **傳** 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熾怒

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

也

○ 燎力詔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熯必遙反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傳** 宗

宗

及古

周鎬京也褒國也妣姓也滅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褒補毛反妣音似鄭云字也

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

心之至威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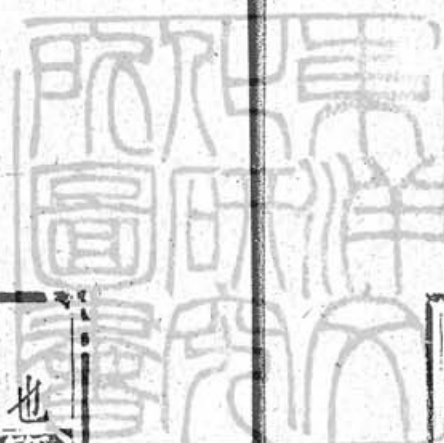
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

方奮揚之時炎熾燦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

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妣滅之則褒妣惡甚

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夫

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妣淫妬知其必滅周也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傳寤困



也傳云寤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

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寤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傳云以

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遠于萬反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傳將請伯長也傳云輸墮也棄

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

賢者已晚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墮待果反

終其永至助予○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

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

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為仍憂於陰雨為異餘同○**大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以為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為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為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令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輪墮**○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輪平公羊傳曰輪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為隳壞之義**無棄爾輔員于爾子路將隳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

輻員 員益也

○員音云輻方六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云屢

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

○屢力注反又作婁數音朔下同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會以是為意乎以商事

喻治國也

無棄至不意○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

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會不以是輔僕為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

汝何得會不以是賢相為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
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
自然以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
以陰雨為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為仍

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
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
處又無所止也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傳 慘慘猶戚戚也
反 戚千歷
○ 怨七感
○ 沼之紹反樂音洛注同炤音灼之
若反易見夷鼓反下如字又賢遍反

魚在至為虐
傳 魚在至為虐
○ 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
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
中為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
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

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與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
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
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
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也言王政暴
虐賢人困厄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傳 言禮物備也

云彼彼尹氏太師也
○ 看本又作
殺戶交反
洽比其鄰昏姻孔

云傳 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

箋 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

○ 此毗志反云
本又作負音同
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傳 慙慙然痛也

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 慙音殷
彼有至慙慙
又於謹反

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被矣禮物甚備足矣
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

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
 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今憂心慙
 慙然痛也○鄭以為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
 尹氏有旨酒又有嘉穀會此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
 相與親友為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
 今憂心慙慙然孤特自傷耳○**傳**彼彼尹氏太師○
 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為尹氏者以
 尹氏官為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
 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傳**言王至及遠
 ○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為刺者言
 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
 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
 與昏姻其親友而已
 不能親親以及遠
此此彼有屋款款方有穀**傳**此

此小也款款陋也
 云穀祿也此小人富而窶陋將
 貴也
 ○此音此說文作伯音徒款音速方穀木
 或作方有穀者非也窶其矩反一音慮
 民今

之無祿天天是椽**傳**君天者在位椽之**傳**云民於今

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
 之言遇害甚也
 ○天於兆反又於遙
 反災也椽陟角反
哿矣富人哀此

惇獨**傳**哿可獨單也
 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

惇獨將困也
 ○哿哥
 我反
傳然此至惇獨○毛以為此

矣其款款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歛重賦
 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
 而王天害之在位又椽譜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
 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
 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椽將致困病故甚
 可哀也○鄭唯天是椽為異餘同○**傳**君天之在
 位椽之○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為君天之天既
 為君故椽為在位也○**傳**民於至害甚○正義曰箋

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為故云天以薦瘞天殺
 之天既為天則椽為王者故云王者又椽破之謂農
 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椽使
 破壞然椽如椽杙之椽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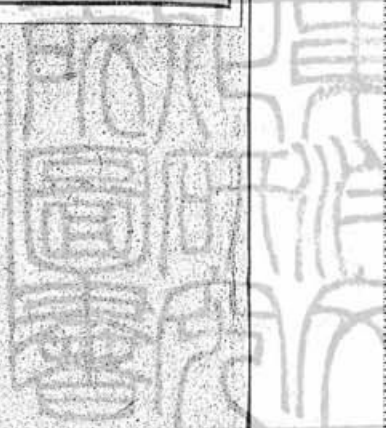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No.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

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

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

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

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刺幽王毛如字

鄭改為刺厲王從

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焉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補〕幽王鄭以為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片皆刺幽王鄭以為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為幽即以為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為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為之義不復強為與奪〔補〕當為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為厲王只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吉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



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片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為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為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補〕此知幽當為厲也毛以豔妻為褒姒美色〔補〕豔則褒姒豔妻為一鄭必為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姒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為司徒知非代番為之者以番為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為后番始為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為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為后則桓公初為司徒褒姒仍未為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為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雜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其載震既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

文王為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
 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峯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
 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
 不引之鄭檢此篇為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
 亦當為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
 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
 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
 一人之作故以為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為
 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
 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
 為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
 竊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
 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
 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
 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為犬戎
 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
 式臧覆出為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虢之後



於義為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為長也
 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
 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
 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為章句
 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
 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為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之交日月

之交會醜惡也傳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

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旧辰之義

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

也傳○夏戶傳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箋

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

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云君臣失道災害

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十月至之哀。毛以為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為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為亦甚惡也所以為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為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日辛卯朔日即是之交為事也。占歷緒及周曆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傳**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之八月者推度災日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為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日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為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為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為幹故曰為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為卯侵辛

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為金辰為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為義者推度災日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為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息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也取剛柔為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為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為正餘畧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為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為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為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為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為差降也以正月為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為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為陰所侵故為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為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也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為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為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

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鑿戒耳夫以昭昭人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惟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孽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



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宐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六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按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謬矣○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

不明為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為常則日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

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日食為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

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治直吏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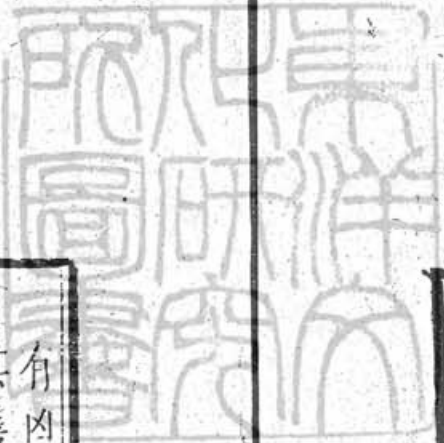
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云臧善也

日月至不臧○毛以

為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



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父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為異

震電不寧不令

傳

燁燁震電貌震雷也

云雷電過

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燁于輒反

百川沸騰山冢

峯崩

傳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傳

云峯者崔嵬百川

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

也○沸甫味反峯舊祖恤反徐子綏反宐依爾雅音子恤反本亦作卒頂丁令反崔祖回反爾雅作屨

才規反嵬五回反 爾雅作屨五規反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傳**言易位也

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處昌哀

今之人胡僭莫懲 **云**僭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

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僭七感反亦

作 **嵬** 燿燿至莫懲 ○毛以為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燿

安止 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

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

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率然崔

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

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為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

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為陵谷應處下

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

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



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

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

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

進山冢率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

臨大即是也 **○鄭唯厲王時為異** **○** **山頂曰冢至**

乘陵 **○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峯頭巉**

又云率者屨子規反屨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

巖者意或作差峩此經作率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

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率于恤反則當訓為盡於

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

為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

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

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

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

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

及古聞

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皇父卿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為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

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

熾也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橋皆氏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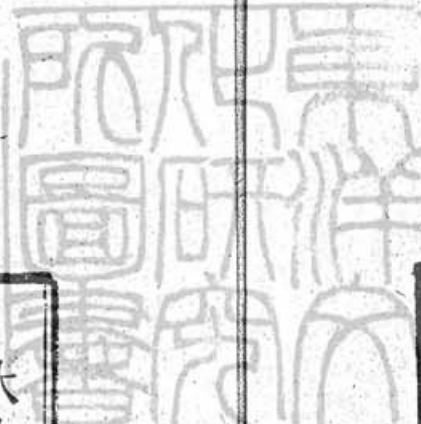
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

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

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

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

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



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

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

羣職故但目以卿七云聚側留反蹶似衛反趣七

弓禹反豔餘瞻反鄒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

煽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

朝直遙反下皇父至方處毛以為當刺幽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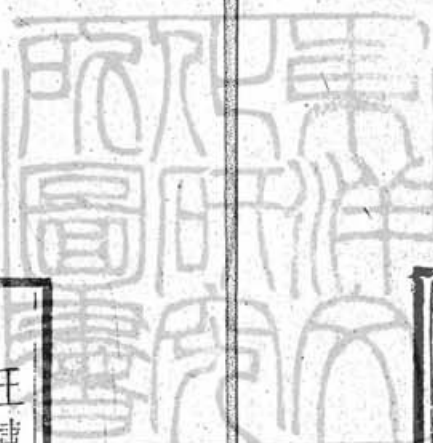
同擅市戰反皇父為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

羣職也其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

仲允為膳夫聚氏之子為內史蹶氏維為趣馬橋氏

維為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

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番聚蹶橈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政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云冢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註云詩人曰冢伯維宰謂此宰夫也



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註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也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之佐以此知冢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為北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抑此皇父豈曰不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為之卿士

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傳時是

也下則汗高則萊

○

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

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

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

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汗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

之怨辭

○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汗音烏註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旱反趣七

住反本又作趨七俱反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

云戕殘也言皇

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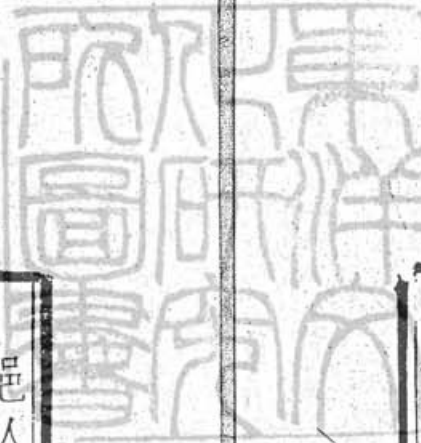
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共音恭

本亦作供

疏

抑此至然矣○毛以為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



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

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為

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

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

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

下盡為汗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

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

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

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為異○**○**下則汗高則萊○正義曰汗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汗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稗無稻則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汗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

藏傳

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

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

○

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

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註同鹽都旦反○藏才浪反註同厭於鹽反 不憇遺一

老俾守我王○云憇者心不欲自疆之辭也言盡將

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憇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

韓詩云閭也擇有車馬以居徂向○云又擇民之富

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皇父至徂向○毛以為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

矜貧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

此貪人為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憇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

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為異○



專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為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為天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為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註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註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王○正義曰說文云憇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

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蓋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懋者心不欲強之辭也。○又擇至于向。○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

告勞

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

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

○黽民允反本又作僩同

無罪無辜讒口

囂囂

云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

椽譖囂囂然

○囂五刀反韓詩作磬磬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

背憎職競由人

傳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

云

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

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為此者由主人也

魚列反噂于損反說文作僦云聚也沓本又作啗同徒合反背滿味反注同墮徒火反

詘

至由

人○毛以為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詘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

以時無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囂囂然以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譖匿言使下民

之有妖孽相與為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者尊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主意競

逐為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為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為異。○孽

妖至主人。○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為妖孽故云孽

謂相為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亦謂人自害為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

人自為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為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

憎為相椽諧矣逐者猶人走相追
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為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

痲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痲病也

傳云里居也悠悠乎

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

傳里如字本或作痲後人改也痲莫背反又音侮本又作

悔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

傳羨餘也

傳云四方之人盡

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

傳羨徐箭反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

休

傳

云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傳

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傳

云不道者言王不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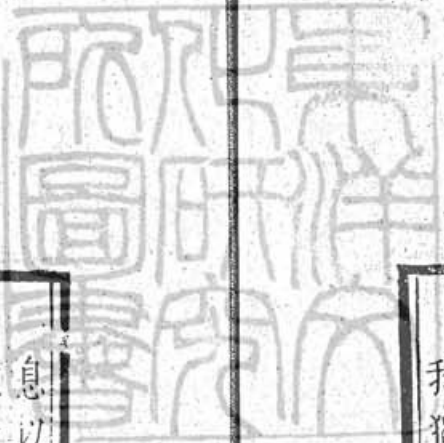
天之政教

傳傲戶教反

傳

悠悠至自逸○毛以為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

憂也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



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鄭以為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為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非所以為政也

傳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

甚多而無正也

傳音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章六句至為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

者為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

而王為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為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

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為刺厲

王為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傳駿長也穀

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傳

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

之德至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

是更相侵伐

傳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駿音峻饉其靳反更古衡反

昊天疾

威弗慮弗圖

傳

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

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

傳

密巾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

傳

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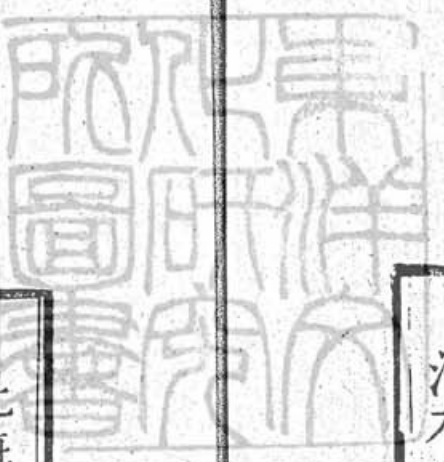
淪胥以鋪

傳

舍除淪率也

傳

云胥相鋪偏也言王使



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傳舍音赦一音淪淪胥上音倫

下息魚反鋪普烏反徧也

疏

浩浩至以鋪○毛以為

王云病也徧音遍下同

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

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

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

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於王身王不慮

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

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
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為異○穀不至曰
饉○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饉可食之
菜皆不熟為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為蔬三
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
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
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
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益與蔬

不熟同故俱名為饑也。○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天之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為除也。

所止戾 傳 戾定也。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

工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彘直例反。 **正大夫**

離居莫知我勩 傳 勩勞也。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勩



美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

諸侯莫肯朝夕。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

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

張遙反。 **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傳 覆反也。云人見王之

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為惡也。

○覆芳。周宗至為惡。○毛以為周室為天下所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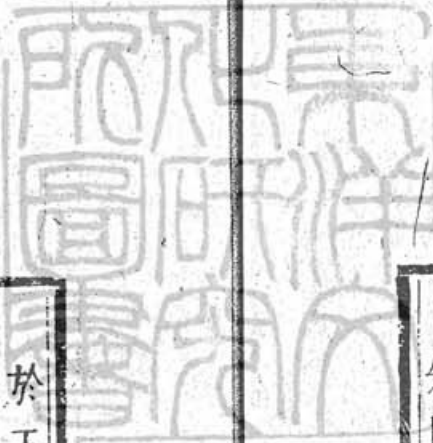
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

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

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

用善人而王反出為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

亡也。鄭以為厲王既為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
 戾定。○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
 周宗至于蕞。○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為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蕞。是王流于蕞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召云：蕞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蕞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
 勸勞。○正義曰：釋詁文王述之曰：長宮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
 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



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
 王流于蕞。○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為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况大夫乎？王見以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君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為三公也。○
 如何

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辟法也。○
 云

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

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傳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

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

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疏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

不事上是

不畏天道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懔懔日瘁**

傳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

傳云兵成而不

退謂王見流于菑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

菑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

左右小臣懔懔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退徐音退本又作退誓思列

反懔子感反瘁徂醉反餼許

氣反曾在登反蓄勅六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

言則荅譖言則退

傳

以言進退人也

傳

云訊告也衆

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荅猶距

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

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訊音信徐音悴反

又音碎排步皆

傳

戎成至則退○毛以爲幽王政亂

反惡鳥路反

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會我侍禦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懔懔然日以憂病

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

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君有道聽非法之言

聞則應荅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

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

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于菑矣王

及古周

既在蕝乏於飲食之蓄饑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憊憊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于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眾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為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為非各進來其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為譖毀之言則以為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荅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為此也

○兵成至歸餼○正義曰以王在蕝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蕝無禦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饑成是在蕝時事故云王在蕝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者左傳有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者左傳有

此言餼謂牲牢也○有可至醜正○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為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誦言故為道聽之淺者荅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荅受故知荅猶距也共以辭距而



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荅者足以辭距之明退者是

不荅也故云共為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為不忠惡忠直而醜真正也惡直醜正昭二

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 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

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 出尺遂 反音毳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哿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

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 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

切剗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

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為上 休虛虬反注同風 福鳳反剗古愛反又

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逆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為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為異○不能至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為拙矣言之忤人其禍○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巧猶至剋微○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剋微之言書傳注云剋切說文云剋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

傳于往也

箋

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

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

仕乎甚急迫且危急迫且危以此二者也

○迫本又作竿側格

反

維曰至朋友○毛以為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

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迫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

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

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若為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往則急危也

○鄭唯厲王時為異○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為可使

不稱已意為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君有不正我不從之君則以我為不可使也可使君

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為可使也

謂爾遷于王都日子未有室

家

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

傳

云王流于莒正大夫

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患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

居王都謂莒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

居也**鼠息泣血無言不疾**

不見疾也

傳

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為其意恨

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息泣血欲遷王都見女

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

○息息嗣反注憂息同為于偽反距本又作蚺音巨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傳



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傳**云往始

離居之時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

室家距我恨之辭

傳

謂爾至爾室○毛以為幽王駸

朝患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

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

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息

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

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平昔爾從

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

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
為辭也○鄭以為厲王已流於莒即謂莒為王都同
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
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試
憂息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
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

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無聲**至見疾○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日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

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

○旻武中
疏 小旻
反下同 六章



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為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政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較為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敷布也

云旻天之德疾王者

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

○敷撫扶
反徧音遍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
回邪遹辟沮壞也

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

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

○適音聿韓詩作駝義同

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

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傳

邛病也

疏

云臧善也謀之

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

甚病天下

○覆芳服反邛其凶反

疏

旻天至之邛○毛以為旻

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為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為之今王謀為政之道又多邪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為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為厲王言何王丁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為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滄滄訛訛亦孔

之哀傳

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患不稱其上

疏

云臣

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

○滄許急反訛音紫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職

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乎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疏

云于往底至也

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

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于亂

○底之履反背音佩

疏

滄滄至胡底○毛以為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作威福患若其上又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

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其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其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

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
 鄭以厲王時為異○**傳**滄滄至其上○正義曰釋訓
 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
 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
 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滄滄為小人
 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
 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
 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為患不思稱上
 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傳**猶

道也**傳**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

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
○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

又反繇音胃
 中丁仲反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傳**集就也**傳**云謀

事者眾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

音的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

之古之道也**傳**云謀事者眾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

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訥音凶**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傳**云匪

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氏反**傳**我龜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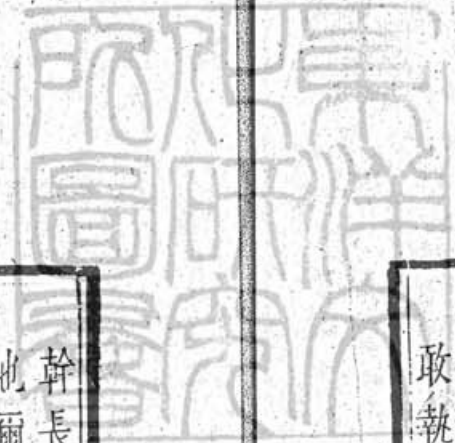
為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深瀆神

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與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

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為謀者

不得成也發言則訥訥滿庭而無肯決當敗則相推故謀
 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
 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

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理何以異乎謀而不
 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為
 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為有
 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龜**卜筮至不中○正
 義曰禮龜曰卜著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
 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
 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
 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
 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
 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
 者龜之豐圻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
 繇曰者是也○**龜**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
 咎之意小人取不若人爭為已智故謀則發言盈庭
 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
 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
 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是
 敢執之也○**龜**無進於跬步○正義曰鄉射注云矢



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
 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

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為近言
 云哀

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

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

不至於遠也
 ○朝音乃礙車木也字
 林如戰反泥乃麗反
如彼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于成
 潰遂也
 云如當路築室得人

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潰

反
 哀哉至于成○毛以為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為
 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為法非用大道是為常

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辯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為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為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傳**不用古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云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

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云靡無止

禮無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

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

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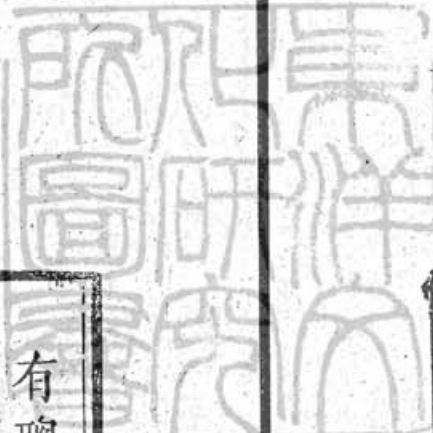
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

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臚王火吳反大

也徐云鄭音模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臚猶如彼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

泉流無淪胥以敗**傳**云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

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疏**國雖至以敗○毛以



為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靡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為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為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辯賢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為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為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臚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



字靡止言國靡臚言民為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臚音模為法王肅讀為撫喜吳反撫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為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又以聖賢此四事為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眾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為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又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歡則臣賢智也君視民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又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為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

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息睿是人之明見在前
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先乃謀次
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又者治理之名
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
彼書文也然睿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又是
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
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
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聰曰聰息曰睿
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
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為
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為一故也○王
之至濁敗○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
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
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馮陵也徒

涉曰馮河徒博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

也
小人能危亡也

○馮符冰
反博音搏
馮陵至危殆○正義

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
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事非
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
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國正故不敬則危

戰兢兢
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
恐墜也

如履薄冰
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終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亦當為刺厲王** ○宛於阮反 **宛** 小宛

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唯刺厲王

為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傳** 典也宛小貌鳴鳩鵲鵲翰高戾

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

○翰胡旦反鵠音骨

鵠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鵠云骨鵠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

我心憂傷念昔

先人

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傳明發發

夕至明

傳宛彼至二人○毛以為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

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之狀

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為異

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鵠也○

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

德定天位意唯文武然明以文武育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

而闇至旦而明明地謂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不寐以此故知從又至旦常不寐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齊正克勝也○云中正通

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誓自持以勝

○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

反蘊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

彼昏不知壹醉日

而日富矣

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

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又復也○云今

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復扶又反下同

中正至以勝○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

相對齊為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宇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

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

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

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

菽音叔**螟蛉有子蜾蠃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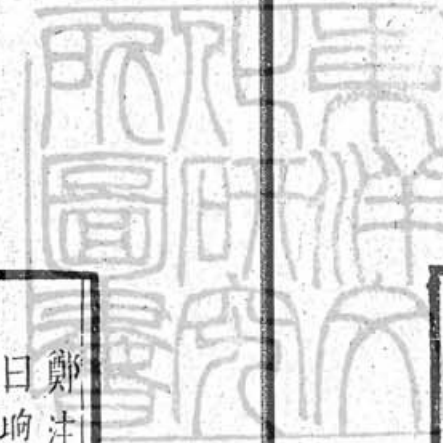
霍火郭反**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

云蒲盧取

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螟亡丁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蠶一名戎女蠶音萬

蜾音果蠃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蠪蠪是也蠪於髻反蠪音翁煦况甫反又况具反嫗紆甫反又紆具反



鄭注禮記云以氣**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云式用穀

曰煦以體曰嫗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

得而子也

疏中原至似之○毛以為既言天命將去

菽藿眾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

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

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子為

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為

已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為已民是王位無常也

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鄭唯刺厲王為異
○菽藿○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藿為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

本作處誤。○**傳**蟬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卽細腰蜂也俗呼爲蠟螭桑蟲俗謂之桑蠶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璣云蟬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蝶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傳**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卽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姬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已子也此蟬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傳

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

箋

云題之

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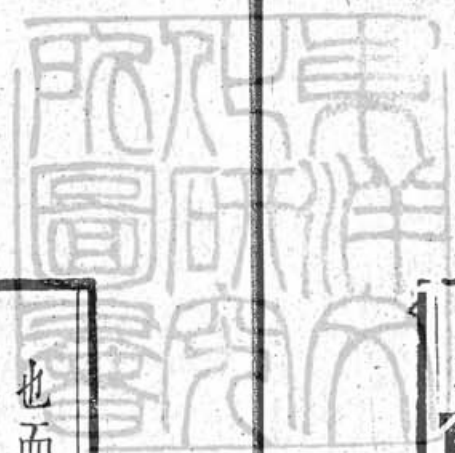
止息

○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
鴿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

我日斯邁而月斯

征

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



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

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

○月而乙
反下同朝

直遙

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傳 忝辱也

○毋忝上音
無下他簞反

字林他

勤 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身尚則

飛則鳴既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况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

王當日此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視朝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

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

巴○鄭唯刺厲王爲異○**傳** 題之至止息○正義曰

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雖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

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

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
肯止息時也○**我**我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
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為我王王於政事所行
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
先王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
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
以今欲令我王**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
有所成決也

扈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

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

自活○扈音戶場大良反啄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岸訟也云仍得曰宜

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

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填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

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

角**交交**至能穀○毛以為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

反**交交**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

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

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

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

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

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
負貧困於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
唯刺厲王為異○**交交**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
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食
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
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
上為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交交**仍得至得生
○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

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傳**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溫溫恭人**者問得勝負世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傳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傳**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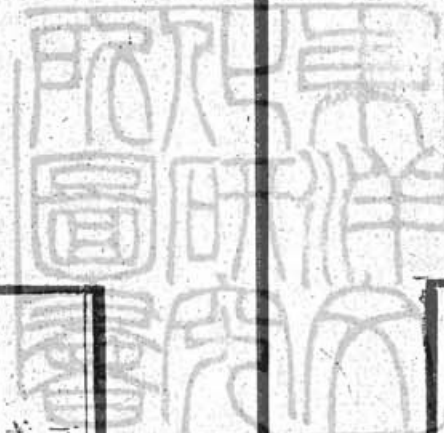
于谷傳恐隕也。丘勇反下于敏反。上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

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



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傅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鸞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鸞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傳**興也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鳥

也提提羣貌**傳**云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飽羣飛

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

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傳**○鸞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

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鴨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

同卑本亦作鴨同音匹又必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幽王取申

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

宐咎將殺之



云穀養于曰懼憂也天下之人無不

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

○懼力知反取七任反大

音泰說音悅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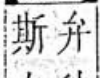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

○日號上而乙反下戶刀反旻亡巾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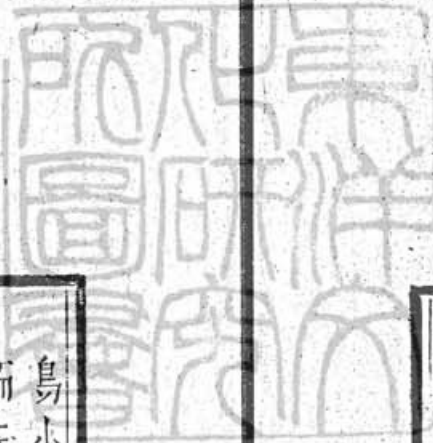
心之憂矣云如之

何



弁彼至之何○正義曰言樂乎彼譽斯之鳥譽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

歡樂也以典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以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譽卑居至羣貌○正義曰譽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



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譽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

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

譽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本並無飛字○彼雅至

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

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譽求食喻人相與飲

食也以鳥喻凡人當又為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

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

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幽王至殺之○正義曰

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

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

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中人弗界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
舜之至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
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
田號泣訴于旻天平我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
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

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

草傳 蹶蹶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 **云此**

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 **徒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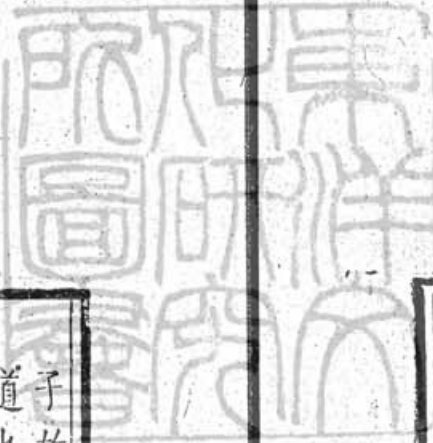
反鞠九六反 **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

易夷跂反 **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傳** 怒息也擣心疾也 **云不**

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 **○怒乃歷反擣丁老**

作疴除又反義同疾勃覲反又作疹 **○蹶蹶至疾首**

同脫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銳反 **○正義曰太**



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蹶蹶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褒姒矣

褒姒于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

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 **○此喻至四方** **○正義曰此舉周道**

有茂草之荒鄙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為喻耳 **○怒息擣心疾** **○正義曰**

怒息釋詁文擣心疾所息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不脫**

至假寐 **○正義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 **傳** 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 **○梓音** **靡瞻匪**

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懼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

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傳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

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人者今我獨不得父皮

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傳屬

徐音蜀裏音里長竹丈傳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傳辰時

反胞音包胎他來反傳也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

也傳維桑至安在○毛以為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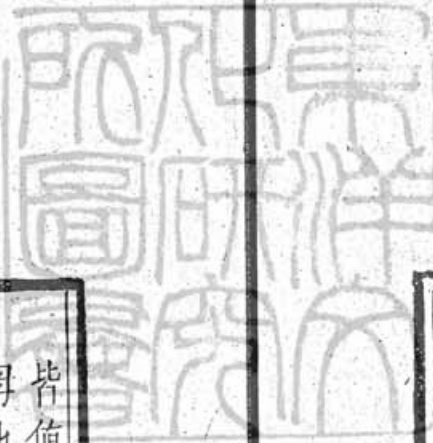
凶傳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况父身乎固當恭

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

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

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

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



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為

母也○鄭唯毛裏為異餘同傳父之所樹○正義

曰此假之於凡人非為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

言母○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

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

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

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

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

太子之讐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

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傳不處

母之胞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母放

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

不怨申后也○傳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

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

柳斯鳴螭嘒嘒有濯者淵萑葦淠淠傳螭蟬也嘒嘒

聲也濯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

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菀音鬱螭音

徐孚計反又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太

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

之者不知終所至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箋云遑暇也疏菀彼至假寐○正義曰言有

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濯然而深者彼淵

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

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

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



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

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閒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

太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言

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

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

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

重而逃竄舅家非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

太子所當至故也求其雌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

箋云雉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

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

古豆反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傳壞痍也謂傷病也

及左

及左

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
無枝也○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痲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痲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

云痲木符婁郭云虺云痲腫無枝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云寧猶

曾也鹿斯至之知○正義曰此鹿斯與魯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

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雉然而鳴猶為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

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病之故是用

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雉雉至不如○正義曰高宗彤日

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待之

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



言又也○壞痲謂傷病○正義曰釋木云痲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痲木疾用無枝符婁疋痲內疾痲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疋偃痲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為異也相彼投

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墜之墜路冢也云

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

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墜者言此所不知其

心不忍○栢息亮反兔他故反先蘇薦反墜音觀說文作墜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毆起俱反又

作驅君子秉心維其忍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

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傳

隕隊也○涕音替隕音蘊隊直類反墜路冢至墜不忍○正

義曰墜者埋藏之名耳此

言行有死人是於道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墮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
云疇旅疇也如疇之者謂受而行之
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云惠愛究

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

猗矣析薪地矣
伐木者猗其巔析薪者隨其理

云猗其巔者不欲妄踣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

者不欲妄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

薪也
猗寄彼反地勅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于卧反
舍彼有罪予

之佗矣
佗加也
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



妄加我太子
舍音捨註同又音赦佗吐賀反註同
疏 君子至佗矣

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卽用之如有人以酒

相疇得卽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

子之故由此聞讒卽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

猗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地其薪之理矣

不欲妄析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

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

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

疇旅疇
正義曰疇酢皆作酬此作疇者古字得通用也疇有二等既酢而疇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疇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

交錯相疇名曰旅疇謂衆相疇也此喻得讒卽受而行之故知是旅疇非奠疇也
疏 伐木至其理
正義曰伐木而言猗是畏木倒而猗之明猗其巔矣猗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地明隨其理也
疏 佗加
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

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傳 浚深

也

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

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

○浚蘇俊反默木亦作嚙亡北

反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傳 云由用也王無輕用

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

之知王心不正也

○易夷鼓反屬音燭註同垣音袁

無逝我梁無發

我笱

傳 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

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

○笱音狗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傳 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



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

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

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

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哉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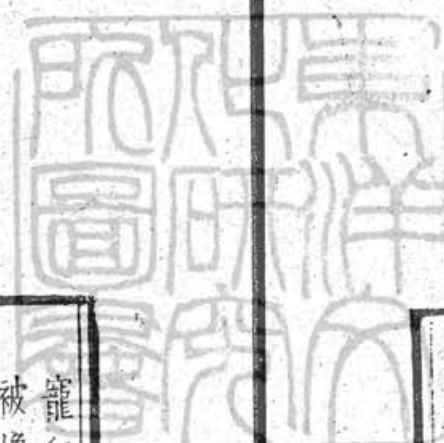
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傳 云

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

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

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
 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閔音悅容也叟素口反關
 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莫高至我後○正義
 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曰王既信讒而加罪
 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
 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
 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
 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
 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
 有默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
 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
 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
 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
 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
 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
 上愛為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



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已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
 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死之以後乎○山高至者焉○正義曰褒
 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
 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
 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
 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
 之處而言也○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
 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
 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
 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
 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
 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
 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
 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
 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
 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必
 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

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憮大也

憮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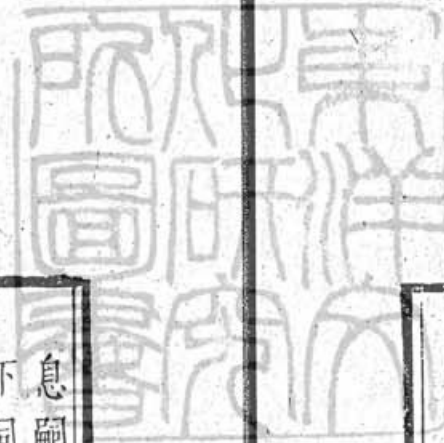
憮大也

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

其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

此甚敖慢無法度也

○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池反憮火吳反下同思



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愬音素

憮予慎無辜

憮

威畏慎誠也

憮

云已泰皆言甚也吳

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

○大音泰本或

作泰徐

說

悠悠至無辜○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

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

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

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辜我是虐大也○鄭

吳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

唯言王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敖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憮大○正義曰釋詁文禮肉鬻亦謂之憮○憮敖至法度○正義曰憮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為甚可畏而泰憮言其大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

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為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云僭不信也

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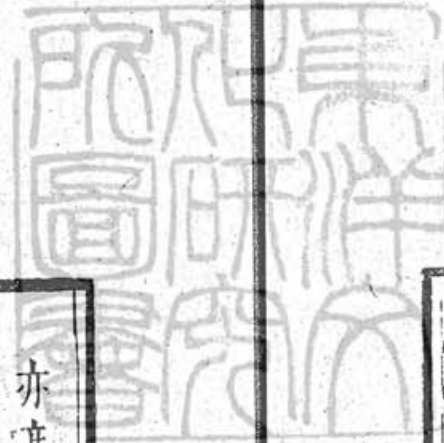
○僭毛側陰反鄭子念反涵毛音舍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亂之又生君子信讒**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

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遄疾沮止也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

亂庶幾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祉福也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



亦庶幾可疾止也○祉音恥已音以**疏**亂之至遄已○毛以

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

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

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

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

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

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

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

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

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善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命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

傳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

也

云屢數也明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屢本又作婁力住

反長竹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

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

傳盜逃也

變

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

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傳

餒進也

○餒沈旋音談徐音鹽

匪其

止其維王之叩

傳

云叩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

其職事又為王作病

○其音恭本又作恭叩其斤反

為于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

偽反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

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其

此險盜之人其言甚其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

此供奉而巳又維與上之為病害也食之其者使人

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
 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
 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
 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
 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通也。傳盜逃。正義曰文
 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
 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
 人也。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
 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
 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
 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
 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
 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
 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
 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
 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
 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
 言其正例耳其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奕



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

也莫謀也龜兔狡兔也。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

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

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音帙莫如字

又作漢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漢漢同訓謀莫協韻為

勝忖本又作忖同七損反度符各反注皆同躍他歷

反龜士咸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奕奕至獲之

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止義曰讒

人為讒自謂深密此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
 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
 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
 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

之○**傳**讒兔至狡兔○正義曰蒼頡解詁云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傳**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

之傳

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傳

云此言君子

樹善木如人心息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



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

傳荏而甚反染

音冉數所土反註同椅於宜反梓漆上音子下音七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傳蛇

蛇淺意也

傳

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

出非由心也

傳蛇以支反行下孟反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傳云

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

傳

荏染至音黃厚矣○

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息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息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柔木椅

桐梓漆○正意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桑木也不言榛栗

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云

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又作湄音眉惡鳥

路**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也云言力勇者謂

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

○拳音權徐巳袁反易夷鼓反**既微且廹爾勇伊何**廹傷為微腫

足為廹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

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廹市勇反廹戶諫反脚脛也瘍音羊本

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云猶謀將



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素

能然乎○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素音儂**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

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

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也此人

既脚脛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廹之疾爾假有勇伊

何能為况復無之而汝敢為此惡汝作為讒佞之謀

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眾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怪其

言多且巧疑其眾教之也○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何人至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為大切亦不識之辭以疾之

○**既傷至為廹**○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廹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脚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廹

之疾居河之麋
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傳 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疏**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為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纒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



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為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暴也至名。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箋 云孔其艱

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

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已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

為大切故言何人○女與音豫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伊誰云

從誰暴之云傳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

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音紀

疏彼何人至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已貌似不

妄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沙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

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



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

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

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

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已必矣非難知也○由已情至

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已猶尚冀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

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已之情耳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

欲使不復猜已還與和親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信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

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

○唁音彥見賢遍反謹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

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

也○日而乙反匕音紀**也**
二人至我可○正義曰言暴公與其

禍而命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諧

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問弔唁我也汝始者能

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為可言我有

而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已被譴

而不唁疑其讒已而內慙○二人至唁我乎○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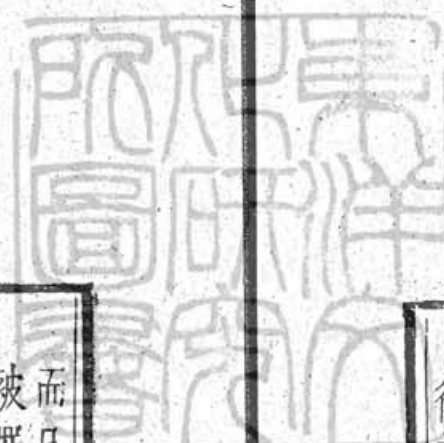
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

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

見意耳禮弔生日唁既言為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

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

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



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彼何人斯胡**
被罪當弔之弔生日唁不必失國也

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陳堂塗也

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

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不愧**
○覩丁古反本又作睹

于人不畏于天
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

疑之未察之辭**疑**
○愧九位反或作媿

乎汝若不諧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

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諧我乎意慙而不來見

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

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官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至其陳

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云

祗適也何人乎汝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

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祗音支攪交卵反

疾

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

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

盱

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

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

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亟紀力反脂音支

盱况死爾之志其盱○毛於下章以祗為病言使我

于反死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也

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

汝安舒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

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

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諧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

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

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為何人病為

異餘同○

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為來見蘇公不得為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

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也 **傳** 易說祇病也 **傳** 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

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女與於潛我與否復難知也

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傳** 易夷或反註同韓

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說下同解音蟹與音

豫復扶又 **伯氏吹壘仲氏吹簾** **傳** 土曰壘竹曰簾反下章同

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心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壘



簾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 **傳** 壘况袁反簾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卧反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傳** 三物豕

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箋 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

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

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

故設之以此言 **傳** 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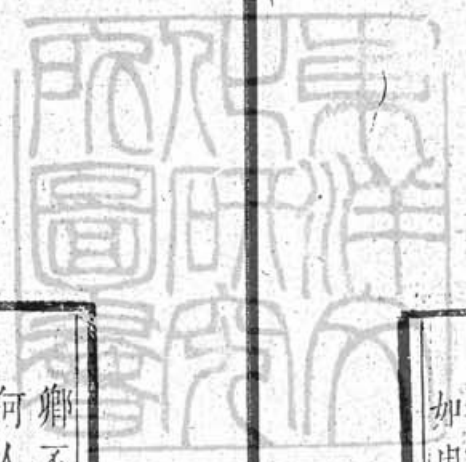
反為其于偽反長 **疏** 伯氏至爾斯○正義曰既窮之如字又張丈反 **疏** 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

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壘又仲氏之弟吹簾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

詩疏 卷之三 三十五 及古閣

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壘篋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讒否有決令我

不疑當還汝與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土曰壘竹曰篋○正義曰土曰壘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壘古今字異耳註云壘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壘六孔釋樂云大壘謂之跗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壘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篋謂之沂李巡曰大篋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篋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註鄭司農云篋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壘蘇成公作篋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壘篋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壘蘇成公善篋記者因為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



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與女同寮長幼之官如篋壘之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豶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

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殺，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殺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與殺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祧薊衰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殺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

懼而與之盟
皆無牲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

極傳

蜮短狐也。靦，妬也。

變

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

誠不可得見也。妬，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

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

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土與反，妬，戶刮反面醜也。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傳

反側不正直也。

變

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

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呂音以古以字本作以

變為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為鬼也。為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

不須與我為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

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覩姤釋言文孫炎曰覩人面姤然說文云覩面見人姤面覩也然則覩與姤皆面見人之貌也○**○**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為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巷伯奄

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



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

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巷伯官名也寺如

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官本或將此註

○巷伯七章為序文者近附之近下近嫌同

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

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

之**○**巷伯至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為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

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

以其此官於宮中為近故為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

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

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 典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

文也 **傳** 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與者喻

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

文 ○萋七西反斐孚匪反本或作菲 彼譖人者亦已 餘蜺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蜺

大甚**傳** 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大音泰注 同徐勅佐反

萋兮至大甚 ○正義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今斐然今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已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被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譴讓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大甚 ○**傳** 萋斐至錦文 ○正義曰論

語曰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 ○**傳** 錦文至貝文 ○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

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蜺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

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蜺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文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共貝大者常有徑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

為杯盤寶物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

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

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

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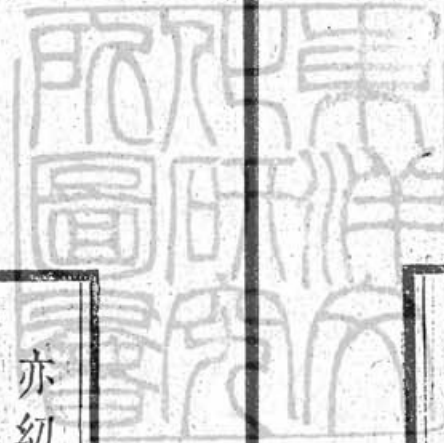
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

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

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

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

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



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

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

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傳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

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

哆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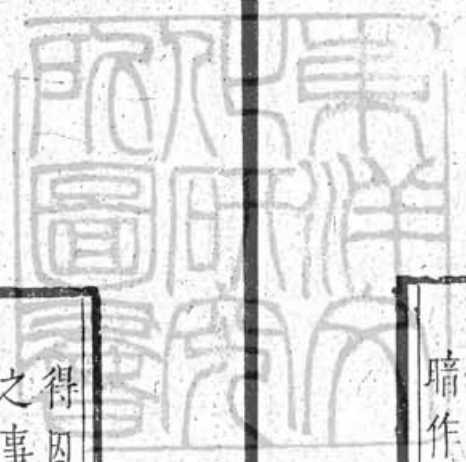
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接放甫往反蒸之

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况甫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適如

字王徐

皆都歷〔疏〕多兮至于謀。正義曰：記言讒人集成已反下同。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踵，今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今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為舌，故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乎，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為終，今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為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能巧也。○〔疏〕哆大至於是。○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為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為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實踵之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為箕。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



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姦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且猶至於且也。蒸是薪之細者，縮謂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已之為總目，言其然火以至且，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縮屋是未且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耒老耳，非穉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潔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為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

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
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緝**踵狹
而舌廣○正義曰定**緝**踵作踵其義俱通**緝**踵翩翩謀欲譖人**傳**緝緝口

舌聲翩翩往來貌也○緝七立反說文作聿云聿語
也又于立反翩翩音篇字又作扁**慎**

爾言也謂爾不信**傳**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

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惡鳥路反

緝緝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謀之
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為讒譖之

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
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為不

信而不受也故**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緝緝
須誠實言之也

也幡幡猶翩翩也○捷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

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訕所諫反又所姦反卒寸忽反誹方味反

捷捷至汝遷○毛以為為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
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但已受之

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
以遷為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為理否安故易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云

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

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傳**驕人至勞人○正義曰

信用彼誠則驕逸也我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
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

察彼人之虛妄**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界**

而矜哀此勞人

豺虎

傳

投棄也

○界必二反下同豺士昏反字或作豺

豺虎不食投界

有北

傳

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界有昊

昊

昊天也

箋

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

彼譖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

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也○**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

園之道猗于畝丘

傳

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箋

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

臣故從近小者始

○猗於綺反徐於宜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傳

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

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箋

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

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

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

作
疏 楊園至聽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

詩
疏 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

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與

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

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

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
 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
 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傳**楊
 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文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
 如田畝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
 知楊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
 見之而爲辭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
 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
 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
 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傳**寺人至
 此官○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
 彼註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
 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
 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
 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終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 谷風三章章六句至

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